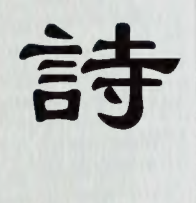


詩益

詩辨序略

愚既作詩本傳次問及表復合前義集先儒舊解爲之辨。因敘其略曰。凡講詩義。分別舊解疑似可否。惟先據本篇詩人志。從乃求觀其前後篇。推校聖人編次微意。二者既合而後斷之。說詳後次。次及漢唐及宋以後先儒舊說。小序毛鄭氏。雖各有師授。然或頗多所創制。故或失之鑿。及朱子功在纖微。則辨其謬誤。刪其附會支離。以去其鑿。然六藝經籍之傳。厥義浩博靡盡。故自朱子已來。尚多闕略。於茲近世學者因之滋益多議矣。說詳後次。卒之舛錯謬戾紛紜爭

論莫知適從而詩義幾亡矣故復合小序毛鄭孔氏及朱子說併旁採近代諸家依附舊解詆訐朱子者頗詳錄討論之先總後擴者先凡而後目所以明衷也末雅歌義左氏引詩餘暇著傳紀駁雜之論庶幾合於孔子正樂之本以附經義例雖嚴而不詭於道好學深思者乃悟斯旨已豈謂其言之過激哉

詩益卷之十四

金壇後學劉始興[illegible]纂

詩辨總

國風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關雎葛覃卷耳草蟲采蘋行露殷其靁七篇。章句訓詁小别者不在此。今皆定者。樛木何彼穠矣騶虞三篇。復略從僞後訂。

小序毛鄭氏者。殷其靁一篇。餘並從朱子。其詳見後辨

總曰、大凡經義之傳也、非積數千百年之久、弗能明。非集後先羣儒之辨論、弗能備、故不膌三家、（齊魯韓三家雖亡、然其說多散見書傳。）不知小序毛鄭氏舊解之爲善也。（如二南正風、三家乃以關雎爲刺詩、則餘說可知。）不讀小序毛鄭氏、不知朱子集傳之膚切而著明也。近世有能紹述者、酌其盡善、補其闕遺、庶幾毋信朱子之功、不唯其說之小有異同也。

又曰、朱子周南召南集傳、謂闕而未定者有四、樛木美文王。一也。羔羊殷其靁以下、若南國諸侯大夫化及其國之效、二也。孔子錄何彼穠矣、衰周之詩、三也。騶虞終

歎美文王。與麟趾同。四也。若夫邶鄘衛以下。聖人編次諸國風及雅頌之義。說皆闕之。今詳詩次問及補言。故後辨不復著。何彼穠矣篇。朱子集傳曰。此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大姒之化。久而不衰。於此亦可見矣。亦足以驗聖人錄詩之意。但未遽為定論耳。

邶鄘衛

邶鄘衛三十九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首柏舟日月終風凱風雄雉匏有苦葉北門北風靜女桑中考槃氓竹竿有狐木瓜十有五篇。闕者芄蘭一篇。今增定者匏有苦葉芄蘭二篇。復略從小序毛鄭氏者。

日月終風二篇。餘竝從朱子。總之凡國風詩體有二。其一賢士大夫與賢君子及怨女棄婦。美刺時事。或自抒其情而作。其詩立義既深而屬辭復婉。如衛風淇澳碩人匏有苦葉簡兮谷風氓之類是也。其一民俗歌謠之辭。其詩辭直少委曲。用意淺近易曉。如衛風靜女桑中有狐木瓜及鄭扶蘇蘀兮狡童諸淫詩之類是也。他如衛風乘舟牆茨鶉之奔奔之類。亦皆諷刺時事而體類歌謠。不能一例。然依舊解讀之。辭義明白淺洽。故可信從。若以衛風靜女木瓜及鄭扶蘇蘀兮狡童之屬。欲皆

倣以乘舟牆次之例而曲解之不亦謬乎然雖近代學者議論紛紜愚於此諸詩唯從朱子而不從序說也

又曰宋元以來學者礙持序義詆訐朱子毋謂聖人删詩不宜錄取淫辭馬氏端臨說近代學者多從之愚謂其說不然蓋國風風俗美惡必以其詩之貞淫爲驗故二南美文王之化首取桃夭摽梅漢廣行露野有死麕諸詩以其貞而不淫也若鄭衛以下衰世之風反是乃所以著其俗之壞也若謂聖人不宜錄取淫辭則二南又何以錄漢廣行露野有死麕諸詩乎旣以淫風之變明盛王之化則

必以淫俗之幾著衰敗之應其事雖反而其義實一也

鄭衛淫詩獨多者以其俗之尤壞也學者不察此義且疑聖經爲錄淫詩之具而欲盡取而刪之（馬氏端臨及魯齋王氏諸）亦謬之甚者矣

又曰學者又譏朱子集傳說凡男女奔誘而自作詩敘其事者二十有四恐其人旣爲此事豈敢自言以著其惡故於衛風桑中鄭風溱洧等篇唯以序說刺奔者爲合（亦馬氏端臨說如此）愚謂此類民俗歌謠之辭皆由閭巷小夫不識禮義習於淫惡略無忌憚或奔者自言其情或旁

觀者見其事而歌之皆未可定此等詩即奔者自言亦是男女相對酬私奏其
情加上後乃漫於人耳豈敢作詩自題其云云若旁觀
代歌於知里巷雜記隨口吟詠皆敷成文但歌其事而
此舉無他深意也至日歌詩知其必晝夜逸之類亦多
淫辭要亦非有所刺也古今詩體異而情事可推
但其詩既無悔悟之情而亦無譏訕之意此風俗所以
大壞也若使其人果能悔悟即近於二南之化行露野
有死麕所以著南國之美也衛風諸淫詩唯氓篇有悔
恨之辭然悔於色衰被棄
之後而不能悔於其初與二南行露野有死麕不同非
淫奔者改行之詩也其他皆直敘淫奔之事言下絕無
悔悟譏訕之
意諷者許之
旁觀者果屬刺譏之作即爲善政之感發
墮所以著文公之績也此誠政治得失之驗民俗貞淫

之旨而不可或紊者作序者乃混合其義而解之桑中溱洧蝃蝀等篇序並作刺奔之詩、謬矣後儒猶不察而從其說則又惑之甚者耳。

又曰鄭衞諸淫詩不與雅樂同部朱子桑中篇辨說詳矣。朱子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衞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衞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爲戒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所謂道竝行而不悖者今不察此乃欲諱其鄭衞桑濮之實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未知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豈不陽守而陰叛之耶或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恐未足爲據

也。豈有淫哇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哉。　但未及左氏季札觀樂篇義。故馬氏端臨據之以論駁朱子。馬氏曰，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之淫邪詩乎。今詳後雅鄭辨，並在傳說下。

王

王風十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君子于役、君子陽陽、兔爰、葛藟、采葛、大車、邱中有麻七篇。今復從小序毛鄭氏者，君子陽陽一篇。餘並從朱子。王風無總說。蓋其要旨已略具前後敘也。後凡無說者同此例。

鄭

鄭風二十一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將仲子兩叔于田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溱洧十有八篇今增定者將仲子風雨二篇從毛鄭氏者遵大路一篇餘並從朱子總曰凡朱子論闢舊說如鄭衛不入雅樂及直斥有女同車以下為淫詩（朱子詩前說見後辨）其有功經學譬猶孟子之闢楊墨韓愈之闢佛老蓋樂之貞淫即人心風俗所繫而古今君臣之

名義尤不可以不正天下豈有以淫辭亂入雅樂而狂且狡童之稱臣子而可以加其君父者（小序毛鄭氏舊解以狂且狡童爲刺鄭昭公忽說詳後辨）此悖道之詩其與淫之害一也

又曰鄭風有女同車以下諸詩近代學者未嘗不知序說之爲謬也然必曲解以成其義如文姜淫惡無可美也曲解者曰詩非謂文姜謂忽復請妻者也（孔氏穎達及范氏逸齊說後來學者因之）詩曰有女同車舊說云假設來嫁之辭非詩意矣（說見後辨）曲解者曰同車非謂齊女文謂忽他所娶之女也（華谷嚴氏說詳後辨）狂且狡童國人固不可以稱君也曲解

者曰。非稱其君。謂祭仲也。范氏逸齋說詳後辨。然邵公時祭仲已

老。不可以謂之童。曲解者又曰。非謂祭仲。謂忽所用之

臣也。永嘉華谷嚴氏說詳後辨。凡此諸家。輾轉遷就。議論匪一。然於

義卒不可通。說併詳後辨。

又曰。作小序者。惟不解聖人錄詩之意。說已見前逐疑此等

淫雜詞有女同車以下。聖人不刪而著之於經。則於義無取。故

必曲為之解。朱子力闢序說。去其謬誤。然於聖人之意

尚未及發明。朱子辨鄭衛不入雅樂却夫子之於鄭衛聲竟立其篇於詩以爲戒不知是惡則見

當時墨客詩述之貫等語□一舉著聖人錄詩之意而

未推廣隱賾之聖人錄式衆備二風之義昭晳未盡後

來學者終疑此等淫詩但依朱子傳解惟覺義理淺薄意思易盡且以賦鄙猥褻淫亂之辭聖人或宜刪者一二以示戒乃鄭衛諸風錄之如此其多誠不解所謂鄭衛見詩本補傳推風未第義敘諸家聚訟於此尤甚且有謂前輩未了公案者王氏伯厚序氏萬里筆談此又近代學者不信朱子曲從序說之私意也故愚謂讀詩之法惟先講明聖人之意然後可以斷詩人意耳

又曰近代學者說詩之病有二其一曾信小序者不知去小序之誤而存其真惟欲強持序說辨駁朱子雖義

理有所未安而必曲為之解以成其誤說並見上其一尊信朱子者徒泥朱子之說而不求其通夫朱子之功在辨別本篇詩解明白清切然後聖人編次垂訓之意乃有依據可講如衛風首柏舟篇駁去小序謬解然後衛風首莊姜詩之義乃明鄭風有女同車以下辨其為淫奔之詩然後聖人編次衛風以為垂戒之義乃明餘詩多同此例但朱子意在刊去弊病而不暇其他故立說之初義有未備如論鄭衛不入雅樂而未辨明左氏季札觀樂篇說又未詳著聖人編次鄭衛淫詩之義說並已見前且其攻訐小序容有出於不得已而激而或過者說見後衛風緇衣篇辨下後來學者不能觸類引伸以補其義乃惟誦習章句株守成說

便謂尊信朱子。不知拘泥若此。不惟無以發明朱子之意。而反滋辨論者之口矣。此病學者不可不知也。

齊

齊風十一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雞鳴還著東方之日甫田盧令敝笱載驅八篇。今增定者。甫田一篇。關時世說者。雞鳴東方未明二篇。餘並從朱子。

魏

魏風七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葛屨汾沮洳十畝之間伐檀碩鼠五篇。今並從朱子。

唐

唐風十二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蟋蟀山有樞綢繆杕杜無衣有杕之杜葛生采苓八篇同者羔裘一篇。今增定者。蟋蟀山有樞二篇。復從毛鄭氏者。羔裘一篇。條並從朱子。

秦

秦風十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車鄰駟驖蒹葭終南晨風無衣權輿七篇。今增定者。車鄰一篇。復從小序毛鄭氏者。駟驖終南權輿三篇。條並從朱子。

陳

陳風十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宛邱東門之枌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澤陂八篇其朱子從闕而今復從小序毛鄭氏者墓門一篇餘並從朱子。

檜

檜風四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隰有萇楚匪風二篇今匪風篇復畧從舊解餘從朱子。

曹

曹風四篇傳解大意朱子並易小序毛鄭氏義今略從小序毛鄭氏者蜉蝣一篇餘從朱子

豳

豳風七篇傳解大意朱子易小序毛鄭氏義者七月東山破斧伐柯九罭五篇今略從小序毛鄭氏者七月一篇餘從朱子

小雅上

小雅上三十六篇除笙詩六篇無辭外其傳解大意朱子易小序毛鄭氏義者魚麗南山有臺蓼蕭菁菁者莪

沔水鶴鳴黃鳥我行其野八篇其自首鹿鳴以下及後鴻鴈以下諸篇朱子與時世說與舊解不同今增定者采薇出車杕杜三篇復從小序毛鄭氏時世說者鴻鴈至無羊十篇餘並從朱子說曰凡雅皆天子之詩也故上陳王迹之興始自后稷至于文武下逮宣幽今鹿鳴以下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既冠小雅之首則其爲天子燕飲樂歌之詩而非諸侯以降所得通用之詩明矣諸侯僭用雅詩說詳後雅頌辨況如湛露彤弓二篇天子所以饗有功諸侯有左氏春秋傳說可據常棣一篇天子燕兄弟而

作左氏內外傳說略同。或謂作于周公，或謂作于召穆公，然其爲天子燕兄弟詩一也。

而采薇出車二篇，以本篇詩文證之，文爲周宣王時事。餘雖未有考據，然其詩皆附次常棣采薇出車湛露彤弓之閒。文冠六月采芑宣王詩之上，以例推之，其並爲天子之詩甚明。夫子曰，雅頌各得其所。若二雅既列文武以下，宣幽以上，凡周天子之詩，復雜諸侯以廁上下通用樂歌之作，則其義駁而難通，何謂各得其所乎。凡記載傳聞異辭，如左氏春秋傳及儀禮所稱，不能一例。然其義可推而應也。說詳後雅頌說。

又曰。凡雅詩有二體。其一爲朝會祭祀燕饗樂歌而作。其詩專言燕饗。不及時事。如小雅首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彼楚茨以下十篇之類。蓋皆當世樂歌所用。孔子采而編次之。其作之時世。雖下可考。其一頌美時先王先公之詩。或復刺譏時事。如小雅六月以下。大雅文王大明緜及板蕩以下之類。其詩足以明周道之盛衰。王政之得失。漢唐時學者。僅誤解小雅鹿鳴楚茨以下。朝會祭祀燕饗樂歌諸詩。與大雅文王大明緜小雅六月采芑之類。強作一例。遂謬分時世。以小雅鹿鳴以下爲文

武時詩。楚茨以下爲刺幽王詩。而附會穿鑿之論滋紛矣。宜乎朱子之不從其說也。

又曰。大雅歷陳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王之詩。以下逮厲宣。而小雅六月采芑節南山正月以下。唯著宣幽之詩。此所以小雅繼大雅也。說詳詩大問。小序毛鄭氏求其義不得。遂曲爲之解。分首鹿鳴以下魚麗以上爲文武時詩。南有嘉魚以下爲成王時詩。朱子辨其謬妄而削其說。其論正矣。見朱子小序辨說。然小雅不著宣幽以上之詩。其義終不可曉。故疑鴻鴈以下爲非宣王時詩。節南山以下爲非

幽王時詩，而小雅之義多闕矣。今既發明小雅總大雅之旨，復詳著聖人編次諸詩之意，以補朱子傳說之闕，則凡小雅之疑義渙然釋矣。朱子疑鴻鴈節南山等篇為非宣幽詩說詳後辨

小雅下

小雅下四十四篇傳解大意，朱子易小序毛鄭氏義者，雅歌詩楚茨以下至瓠葉十五篇外，尚有小宛無將大車小明賓之初筵都人士采綠白華緜蠻八篇，而節南山以下至末，皆闕其時世，今自節南山以下，從小序毛鄭氏時世說，諸雅歌篇義，並從朱子，唯楚茨至大田四

篇則略有增定說同前鹿鳴以下楚茨至大田四篇旣

閔天幽王詩之風又

與賓筵裳華諸篇同列其爲美天子　餘說見上

祀事之詩甚明辨同前鹿鳴以下

大雅上

大雅上十八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大明棫樸旱麓靈臺行葦旣醉鳧鷖假樂八篇今說並從朱子唯靈臺一篇則略增定其義總曰小雅以朝會祭祀燕饗樂歌諸詩與宜由時詩相間而次說詳詩大雅　蓋其義始于大雅故生民公劉之風次以行葦旣醉鳧鷖假樂四篇學者悟此四篇間次之義即知小雅楚茨以下

諸篇。則夫幽王詩之閒。亦是一例。皆聖人寓意如此。而非錯簡矣。

又曰。禮經亡闕久矣。今所存者。唯什之二三。中閒又爲諸儒所亂。掇拾補葺。眞僞雜出。然可考據。若夫三百篇。則三代之遺文也。其大義所垂。較之禮經爲可徵信。故學者宜據詩以斷禮。不當援禮以疑詩。如小雅甫田祀方社田祖。大雅生民郊祀。行葦燕射諸說。皆當折衷詩意。以考禮經之異同。而存其義。俟後之君子。國風召南采蘩夫人助祭首服衛于旄大夫旂制並同。說詳後辨本篇下。

大雅下

大雅下十三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民勞板抑三篇其桑柔崧高烝民韓奕三篇則略有不同今說兼小序毛鄭氏及朱子傳義者民勞板二篇其抑篇則復從序說。

周頌

周頌三十一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維天之命維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執競臣工噫嘻豐絲衣十篇闕者般一篇今略增定者清廟執競豐年酌

桓賚般七篇復從序說者絲衣一篇餘並從朱子

魯頌

魯頌四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駉有駜泮水三篇義朱子唯不取小序季孫行父請命於周史克作詩美魯僖之說故其字義多闕今並從小序

商頌

商頌五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烈祖玄鳥長發三篇今略增定者玄鳥長發二篇蓋唯據本篇詩意及商書說折衷之存其義俟後之君子已上辨總

一卷略具彀辨大凡。而先撮其要旨論之如此云。

詩益卷之十四終

詩益卷之十五

金壇後學劉始興字子彥一字部江纂

詩雜辨

國風

孔氏疏曰。舊說古大師所題。或又謂孔子所加。二者今未有考。但所謂風者。取上感下應之義。如周南上有關雎葛覃卷耳之化。下桃夭兔罝芣苢應之。邶鄘衛上有柏舟綠衣之化。下凱風谷風應之是也。此惟合全詩前後篇編次之義推之。乃得其解。非祗在一篇也。小序毛

鄭氏及朱子說並未明揭斯旨故今補之詳見本傳及詩次問

班固曰古有采詩之官先儒又有大史采詩之說此與王制大師陳詩事相表裏辨已見詩次問蓋列國歷代之風今皆無傳謂當時采之而後世盡亡之既恐無是理而邶鄘衛以下衆世歷亂之餘其傳獨多豈當世諸侯皆自采其詩而播之天子之國以著其惡耶愚謂此類皆所不可通學者闕之可也朱子集傳亦云諸侯采之貢於天子天子受之列於樂官蓋亦循焉舊說而未改正耳

夾漈鄭氏曰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驖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愚按先儒國風正變說恐非聖人編詩本意故夫子不言而他經亦無所見豈在國風於義尚無害故今仍舊唯二雅則有不可通者說詳見後至變風內亦有美詩蓋衰世非無善政而末俗亦有貞行也序以變風皆刺詩固失之鄭氏又疑美詩不可謂之變風論亦大拘

横渠張子曰詩固有次第然不可一例唯二南後次衛衛後次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

愚按横渠説如此夫十三國風首二南終豳豈得謂聖人無深意於其間哉齊唐秦皆大國而後於鄭魏陳檜曹皆小國而間次於齊晉諸大國之間固必有義不唯二南衛王之次已也今采先儒説唐孔氏宋廬陵歐陽氏程子皆有國風次解參合推廣之以補朱子傳解之闕詳詩次附

朱子曰詩序之作説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

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置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其下推說云云，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蘇氏亦以每序首句爲國史所題，下文云云，毛氏所衍。今按詩序中間實多牽合附會之論，如朱子所譏者。若使果作於聖人之徒及當代國史，即不宜有此，故以爲出自漢儒，夫略近之。史記詩經無世家，序即從闕疑。作序者或與司馬遷同時，或在其後。餘說不足據也。至諸序有篇文義一貫，又有首句絕不符詩意，必待

下文云云始明者如周南漢廣檜曹風有萇楚鳲鳩之類。漢廣序云。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隰有萇楚序云。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鳲鳩序云。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凡序類有此。諸儒乃以序首句與下文截出兩手。亦恐有未然者矣。

朱子辨序說大旨曰。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及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甘棠定中載驅碩人清人南山黃鳥株林之屬。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大槪知爲某事。而不可知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爲小序者

姑以其意依約而言，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于是附會書史，依托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于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掩矣。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十得八九。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

國政而作其或書傳所載偶無賢君美謚則一時之美者亦例以為陳古刺今使讀者疑當世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不得志則規旋切齒以懟其上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不可以不辨按朱子此條舊在衛風柏舟序後今以其統論序說大旨故節錄于此其有辨者見後衛風綠衣篇及諸篇各篇下。凡小序毛鄭氏舊解朱子已詳辨正而今不從之者固可弗錄但錄近代學者或復從詩序說而駁朱子。故詳列出辨之如後。

周南

朱子集傳曰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說與鄭譜異鄭譜謂采詩在武王時二者不可考闕之可也惟二南有何彼穠矣是周之詩其編次又在騶虞篇前可知此二十五篇先後次序非復周公當日采詩本第而所謂皆文王之化自家而國自國而南者義皆出自孔子而三百篇從可倒推矣

關雎

序說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

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孔氏疏、因謂后妃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文王。程子曰。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今按好逑之稱。惟后妃足以當之。其他妾媵不敢居也。程子說極明曉。故朱子集傳改小序義。詳見本傳。但朱子云。文王宮中人作此詩或又云作於畢公。其說得之張超。又謂得之蔡邕。見王氏應麟考異。齊詩韓傳。

此類無可考。闕之可也。後詩多同此例。按此篇毛傳云。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仇。與序說小異。皆可作朱子傳證。蓋孔氏疏云。講毛意於此。衷一毛說矣。朱子集傳兼本毛氏。說或然歟。

葛覃

序說后妃在父母家志在於女工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毛鄭氏推衍其說遂謂詩首二章言后妃在父母家時事末章言告言歸乃及后妃旣嫁時歸寧父母又言旣嫁歸寧如此則末章語斷字上下異義橫決不成文理矣又首二章亦非言在父母家事故朱子不從其說但玩此篇詩意乃后妃將歸寧時所作詳見本傳若第云后妃旣成絺綌賦其事朱子集傳云云則如首二章云云其意已盡

未歸寧節爲剩語矣故復增補朱子之義。

卷耳

序說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義本左氏春秋傳（昔愛引毛鄭氏舊解同後凡毛鄭氏舊解與詩云序說同者惟錄序說其有異義則并及之。）今按廬陵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然鄭氏亦駁序說但採此二說已見序不可通故節錄之。）朱子曰詩曰嗟我懷人其言親暱非后妃所得施於臣下者以此推之序說繆無理不可從左氏春秋傳云云蓋斷章借義而非詩之正解今從朱子集傳說詳見本傳。

樛木

序說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朱子集傳大意略同今按此篇詩曰樂只君子君子謂文王也毛鄭氏傳解如此夫關雎篇君子既稱文王則此篇之義同耳毛鄭氏解是也朱子集傳若于指后妃云猶言小君內子今從毛鄭氏解較直截明白矣書詳之但序說美后妃逮下而毛鄭氏因以詩首二句樛木下垂與后妃逮下意然祇是借喩尚未顯說下文並言樂只君子忽不及后妃而言文王則其義爲兩難明矣故今酌易篇意以増補朱子之義

螽斯

序說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朱子集傳大意略同但毛鄭氏此篇作興體爾子孫謂后妃子孫首章振振云仁厚也（與麟趾篇振振義同）朱子集傳此篇作比爾子孫謂螽斯子孫首章振振云盛貌二者之義爲與今按文王后妃子孫雖衆然唯其賢所以足美使多而不賢誠何足美乎故詩首章先言振振二章三章後言繩繩蟄蟄也毛鄭氏義得之詳見本傳文王后妃稱爾者周公作冊告三王亦稱爾古人言質故也

至序云若螽斯不妒忌此在尋常婦人或以為難而在聖母則亦常德耳曷足稱述焉故今削其說

桃夭

序說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也朱子集傳作文王之化而以序說祇言后妃不及文王為非與（見集傳及小序辨說）餘大意同今說詳本傳後凡序說及毛鄭氏朱子傳解大意略同而今從之無異義者不復著

又案毛傳據孔子家語及孫卿說云霜降逆女冰泮

殺止昏禮以秋冬為期而鄭氏據夏小正周禮白虎通義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周禮媒氏曰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昏禮以仲春為期二者先儒未有定論今以禮經殘闕無可復考依朱子用鄭氏說後召南摽有梅同。

兔罝

序說后妃之化也朱子集傳改同上今說詳本傳。

芣苢

序說后妃之美也朱子集傳改同上今說詳本傳。

麟趾

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以麟趾與文王公子此興體也末曰于嗟麟兮歎美麟而歎美文王之意在言外則又屬比體矣然首二句與中原有比義蓋以麟趾比文王公子之仁厚實以麟比文王已包得末句義在又凡詩興體必兼比義不唯此篇爲然也但對舉爲興喻言爲比文體自有分別耳說見樛木傳後讀者詳之

召南

采蘩

詩末章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毛

傳被首飾也鄭氏箋引儀禮少牢文云主婦髮鬄孔氏疏云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髮鬄與此被爲一此周禮所謂次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副編次鄭氏周禮註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鬄也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夫人助祭首服副非被所當即故鄭氏解在公爲視濯非正祭之時以上約孔氏疏說如此今按被之爲言恐是首服之通名故毛傳唯云首飾而不詳其制夫人助祭應用副則此被疑即是副鄭氏因被髮音近以被爲髮鬄且疑非正祭之服而曲解在公之義以成其說惡謂此篇既言祭祀若

終之事異自天子至庶人祭畢還時豈反不及正祭者禮文殘闕先儒多用私意輾轉相釋而非有明據鄭謂遇斯者王后亂限不見後各而儀盛少牢本文云主婦被錫衣侈袂詩作髲髢髲髢用以髲髢爲被皆鄭氏以意輾轉相釋而未有明據並敢未了集傳此條與後風君子偕老篇副義可解詩亦不從鄭說今當以義通之未可遽泥也

草蟲

序說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朱子曰詩中未見以禮自防之意集傳南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今從朱子集傳說詳見本傳

采蘋

鄭氏箋因詩言祭祀用蘋藻與禮記昏義說相近遂云女子教成之祭（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旣毀教於宗室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今按昏義教成時女尙在父母家祭祀亦當以父母爲主今詩遂言少女主此祭而不及母（詩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恐非禮之正矣故依朱子集傳削之（又按鄭氏云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亦是曲說無理不可從）

行露

序說召伯聽訟也今按此篇序說蓋緣前篇甘棠之義

而曲解如此。孔氏疏、因謂篇中二章三章、皆男女對訟、之辭、鄙陋甚矣、故朱子削之。今從朱子、詳見本傳。

殷其靁

序說、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室家能閔其勤勞而勸以義也、朱子集傳、但云婦人而不言其大夫妻。今按羔羊殷其靁摽有梅三篇、皆南國大夫之化、與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三篇、皆南國諸侯之化、義相對。詳見詩次同此篇宜從序說、作大夫妻爲合。所謂以聖人編次之義而斷本篇詩意者、說已見前總辨。

羔羊殷其靁以下六篇。一者南國大夫之化。一者南國諸侯之化。義理最爲完備。蓋南國諸侯大夫被文王召伯之化而能修身齊家以化其國如此。說見詩次問。先儒舊解未發明此義。但云南國之人被文王召伯之化而已。則是南國諸侯大夫皆竊然尸位。一無政教之及於民。而國非其國矣。寧有是理耶。

小星

詩首章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三心五噣。今按下章實指星名曰維參與昴。而首章但云三五。則非星名

可知。朱子集傳。三五言其數。蓋初昏或將旦時。義較舊解爲盡。故今從之。或曰。三五。卽謂參昴也。天文志。參三星。昴七星。或六星。蓋參星體大易見。而昴宿微茫難察。故初昏或將旦時。參見其全。則先見其差大者而已。說亦可通。存之。或又曰。參連肩股與伐。亦不止三星。此亦是先見大者耳。亦通。

何彼襛矣

序說。美王姬也。朱子集傳。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或曰。平王。卽平王宜臼。齊侯。卽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今按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爲衰周時詩

明有據驗矣。毛鄭氏舊解。不足據也。說詳本傳及詩契

問。朱子集傳云舊說。即毛鄭氏舊解也。

騶虞

序說鵲巢之應也。朱子集傳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云

云。今按周南末麟趾篇曰于嗟麟兮。召南末此篇亦曰

于嗟乎騶虞。皆所以比美文王也。兩篇辭意相類。故孔

子並繫二南之末。終篇歎美文王之意。此亦所謂以聖

人編次之義。斷末篇詩意者。序說誤作鵲巢之應。毛鄭

氏因以為美南國諸侯之詩。朱子集傳未辨正其義。如

依此解則召南終以此此篇既與周南末麟趾篇不相應後上承何彼襛矣衆関之詩其義益隔絶不可解矣後曾說諸說解此篇與前篇義殊隔絶故前篇詩文雖有明據亦不敢質今以鄙見二篇比之並作美文王詩則本篇詩意與孔子稱文之義融洽通曉矣讀者詳之

邶鄘衛

邶鄘衛三十九篇者衛風也今其詩分屬三國先儒說不同其大略有三一曰以其作者辨之如作于邶人屬邶作于鄘人爲鄘作于衛人爲衛一曰其采得之時有異如采于邶屬爲邶鄘采于衛爲衛一曰地有邶音鄘有鄘音衛有衛音今按邶風起莊姜詩而終

于宣姜鄘風起宣姜惠公詩而終於文公如以其作者爲辨甚宜姜以上其詩皆作于邶人而惠公以下復作於鄘人耶又如兩柏舟泉水載馳河廣諸篇皆夫人衛女作也而分屬三國又豈得謂三國人作耶此義之不可通者以此據之采得之說亦未可據采詩分國辨同上條若夫聲樂之傳其亡已久今無以考信然宣姜惠公以後皆屬邶音而其役則爲鄘音又同一夫人衛女作也而其音有三國之異說亦豈可強通乎愚讀左氏春秋傳季札觀樂篇其國風王鄭以下皆分歌之傳曰爲之歌王爲之歌鄭之類

唯二南與邶鄘衞則合歌（傳曰爲之歌周南召南爲之歌邶鄘衞）而邶鄘衞竝稱衞風。（傳曰爲之歌邶鄘衞是其衞風乎）可知此三十九篇本合而未嘗分也。（又襄三十一年左傳北宮文子引詩柏舟衞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二語直稱衞詩而不稱邶詩其不分屬邶鄘可想）（以上說竝詳後左氏引詩錄）左氏書雖有附會然其所仍尚存孔子之舊蓋國風篇唯衞詩獨多孔子以其揭簡頗繁故分而爲三（古者書用簡策篇數大多則不得不分）其實卷分而國未分也衞詩冠邶鄘者明衞爲亡殷故墟而又三監之舊封也故冠之邶鄘孔子所以傷殷之亡此特起之例不與他國風同稱所以別之也（說詳詩大同及稽古後之學）

者見衛詩分三卷復冠邶鄘衛三國名於前遂以其詩分屬之非孔子之本也周南召南並咏文王之化故左氏春秋傳皆令歌美為邶鄘衛也然二南雖分而不害於義今姑從之若衛詩分三國則失聖人編次之意而其義有所不可通故分上中下三卷並冠以邶鄘衛復孔子之舊云

邶鄘始封考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

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同風鄭康成詩譜云。武王伐紂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今按漢書及鄭氏詩譜並謂邶鄘三監舊封惟三監有霍叔及成王續封邶鄘鄭氏說與班氏不同班氏作漢書在鄭氏前其說較

可徵信漢大儒賈逵馬融及晉杜預左氏春秋傳註皆從之左氏春秋傳及史記述三監事皆有管蔡而無霍叔惟晉代後出古文尚書蔡仲之命篇乃有霍叔或恐後人僞託反依鄭譜爲說未可定但考尚書康誥酒誥二篇康叔乃武王時所封蔡氏註說辨論頗詳酒誥曰明大命於沬邦武王誥康叔稱沬邦而不稱衛或康叔所封在武王時因殺沬至成王誅武庚後併三監地盡封康叔乃名衛也康叔既與武庚管蔡並封武王時或當在三監封內但今無明據可考未敢強附爲說耳

定四年左氏春秋傳云成王封康叔命以康誥與蔡

氏尚書註說不合。今按尚書康誥本文稱王若曰。稱孟侯稱弟。又自稱寡兄勗。其爲武王誥康叔語甚明。若謂成王誥康叔。卽不宜稱寡兄稱弟。謂周公代成王作誥。復不宜稱王若曰。蔡氏註說。確可徵信。但春秋傳復云成王封康叔命以康誥者。蓋武王作誥後。成王旣滅三監。復封康叔。其時亦嘗作誥。春秋傳所稱是也。故傳又言成王封唐叔。命以唐誥。唐誥今亡其書。則可知傳所稱。乃成王復封康叔時所作之誥。與唐誥並亡。非今書所傳武王誥也。

柏舟

序說仁而不遇也衞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朱子辨說略已見前集傳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與今按詩二章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猶婦人語也序說與詩意不合朱子辨而剏之著矣又衞風首非莊姜詩畢人編次確有深意詳見詩次問今綠衣以下四篇既皆爲莊姜詩矣則柏舟一篇在其前辭意復與綠衣相類說見本傳其爲莊姜詩盡可

信朱子集傳說未實謬而從之可耳近代學者不顧義理惟欲曲從舊說如華谷嚴氏叢考引孔叢雜說云非婦人之作或復援朱子四書集註為疑其亦謬之甚矣宋元以來學者多曲從小序辨駁朱子今如馬氏端臨說已略見前茲辨每篇下復摘一二著者論之不能悉錄也

華谷嚴氏曰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則非婦人之詩也蔣氏仁叔曰此篇小序朱傳極貶之然孟子引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集註仍用序說朱子四書工夫尤精密當從集註為定愚謂

孔叢雜說與詩意不類乃是沿襲當時講師訓詁之謬非眞聖人語也至朱子孟子集註蓋亦作於詩傳之前而未及追改故其異義如此朱子四書集註序雖在作詩序後朱子詩傳序作于淳熙四年大學庸何序作于淳熙十六年然其註孟子或在詩傳前亦未可定又凡解詩唯取義理明白耳豈必拘一人先後異同之論以爲疑哉

綠衣

序說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朱子集傳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

又曰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今按衛風三十九篇序說及毛鄭氏舊解自朱子改易十餘篇外詳前說其既已明白當信從者則必有傳授無可復疑矣朱子傳說云云今姑從之可也後凡此類不復著

或疑朱子論詩唯取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及他書有證驗者如甘棠定中載馳碩人淸人南山黃鳥株林之屬而後信之說詳見前其詆序說毋乃已甚而爲例不亦大嚴乎愚謂朱子此論亦有說焉蓋漢唐以來諸儒其信從小序也久凡小序附會穿鑿之病其溺人

也深故辨之不可以不力而詆之不可以不嚴此朱
子之論激而或過非得已也但作小序者去古未遠
其說雖多所附會然得之師傳授受者亦不少今雖
以詩意爲斷其不合詩意者即知其出於穿鑿附會
而削之而其合者即知其出於師傳授受而從之固
不必皆詩文明白及有證驗者而後信之也且即以
證驗言之如二南甘棠篇既明白有證驗矣則凡甘
棠之前後篇其義可推而曉也衛風定中載馳二篇
亦明白有證驗矣則凡定中載馳之前後篇其義可

推而曉也。如二南惟據甘棠篇美召伯，則所謂周公召公行文王之化者，說可推而曉。衞風謹據定中載馳為文公復國之詩，則前此莊姜二南即宜姜諸詩，亦可逆推以明。餘詩並從此例。

以甘棠篇為證驗，衞風則以定中載馳篇為證驗。自一篇推之前後篇，自前後篇推之全詩。既證以本篇詩意，復證以聖人編次之義，則凡詩皆有證驗，而其可疑者絕少矣。三百篇之傳於天下後世也，其義不亦較然大著也哉。

日月

序說衞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

今按此篇序說與朱子集傳略同。朱子集傳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但序以其次燕燕後。為莊公死後之作故云遭州吁之難以推原之。今詳玩篇意序說不可易也詳下篇辨後。或疑莊公既死姜氏不宜復言其非。故朱子云德音無良非施前人語。朱子辨序說曰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非所宜施于前人者。今不從序說為合。愚謂莊姜雖賢。亦衰世婦人。其感激痛悼之辭。或不能無過。然莊公當日。寵嬖奪嫡。其待姜無禮。必有已甚者。今篇中但曰逝不古處德音無良云云。雖有嗟怨之語。而實無傷怒之意。又加姜所云。亦

祇謂其夫待已如此耳。未嘗顯詆莊公之爲人也。解見本傳

又朱子曰。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說亦具本傳。復何疑延後之不可有是言哉。

終風

序說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朱子曰。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今按朱子辨說善矣。近代學者。或疑篇中辭意過激。非婦人事夫忠厚之道。故試復從序義。蔡氏仁叔曰。終風且暴。謔浪笑敖等語。明斥其人爲悖逆。與綠衣燕燕二詩。辭意迥絶。竊意此詩施之州吁則可。施于莊公則不可。郝氏仲輿曰。此詩爲母憂子。則謂之賢母。爲

歸怨大則傷于怒。不知州吁雖姜氏庶子。然弑桓自立。乃罪之亂賊耳。今詩乃云。顧我則笑。謔浪笑敖。又云。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則姜爲何如人哉。如此悖謬不通之論。諸儒不察而欲從之。其亦不思甚矣。又篇中雖有刺莊公語。然以終風爲比。非直斥之辭。即日過激。而未傷怒。不得謂失忠厚之道也。

合觀莊姜詩日月終風二篇。與前柏舟綠衣辭意似不相類。蓋以當日情事論之。柏舟綠衣。莊公生前之作也。日月終風。莊公死後之作也。莊公生前。姜氏雖

不見答然當國家無事之時未有流離失所之患故其所作之詩從容諷刺辭意婉曲柏舟則委罪於羣小綠衣則借喻於物類甚近於和平溫厚之旨所謂怨而不失其正者及莊公旣沒桓公見弑戴媯被逐國家旣遭亂離之禍姜氏目擊心傷追怨莊公故其言比柏舟綠衣稍爲激直而非怨之正矣惟其非怨之正故聖人繫此二篇於燕燕之後明其所以作詩之由而不與柏舟綠衣同式此亦聖人補天之微意也或疑日月終風二篇祇述其夫寵慢于已之意而未及國家禍亂之事然日月曰父兮母兮畜

我不卒終風曰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則其傷亂之情亦可見矣 蓋聖人於變風之詩第以著政治得失感應垂戒之理詳詩大同而非但用爲和平敦厚之教故雖鄭風之淫而猶錄之今衛風首莊姜詩所以明衛亂之因見詩大同若其感憤非乖有激而言亦人情之常第不失忠厚之意即爲止乎禮義豈必其盡出於和平溫厚比二南盛世之作然後見錄於聖人哉朱子詩集傳解敵舊說實爲清切但未明著聖人編次之意姜氏作詩之由復疑日月終風爲莊公生前之作欲改易篇次云宜在燕

莪前見朱子小序辨說及集傳後來學者或滋異議如蔣氏仁叔郝氏仲輿輩必欲曲從序義而仍其篇第蔣氏云若又序說而欲更置此二篇于蓼莪前則若只從序說而無害於義乎又曰三百篇篇次先後已定何必改易辨論紛紜聚訟滋甚而聖人之經義幾亡故不可以無辨

凱風

序說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朱子曰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今玩詩

意朱子辨說善矣解詳本傳

鄭譜孔氏疏以此篇爲州吁時詩今自凱風至靜女十一篇時世並闕之說詳詩次問蓋凡詩義分兩端其必待時世名氏而明者舊解可從則從之否則或旁采他說所以存經義也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等篇必知爲文王后妃之詩而後二南之義可解衛柏舟綠衣等篇必知爲莊姜之詩而後衛風之義可解餘詩並從此例至其詩不待時世名氏而明則闕之如凱風以下闕其時世之類愚詩表雅用此例故其立義與鄭譜不同焉

序說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朱子曰未有以見其爲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集傳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云云今按序說曲解如此朱子譏之是也但玩篇末有說其君子歸隱之志不但以其從役在外而思之也朱子傳解未及故今補之

詩二章曰展矣君子展誠也猶言實也或曰展者美其君子之辭然恐不可通故闕之

匏有苦葉

序說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朱子曰未有以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之詩。集傳此刺淫亂之詩。今按朱子辨說善矣。但序所謂刺淫亂者亦嫌與詩意不切。朱子集傳尚未改正。故今增定其義。考論語荷蕢引首章言君子出處之道。蓋古人賦詩斷章節取。然用論語義解此篇尤明白有意味。詳見本傳。

此篇全體皆比。情景可思。首章深厲淺揭。以人渡也。次章濟盈濡軌。以車渡也。末章招招舟子。以舟渡也。有鷕雉鳴。雝雝鳴鴈。則鳴匪一鳥矣。雄鳴求牡。物求

偶也。毛傳曰、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故以雌求牡爲
非其類、義本爾雅。孔氏曰、此其定例耳。若散則
通。故尚書曰、牝雞之晨。左傳曰、獲其雄狐是也。
按孔氏此說、或挾左傳、尚書、疑毛傳說者非、 士如
歸妻、人求偶也、篇內倚景互出、然惟兩義相引而不
相亂、說見本傳。若作刺淫亂之詩、而以三章爲正旨
詩意便覺錯雜矣。讀者詳之。

旄邱

朱子辨說、引陳氏曰。宣公後百餘年。衛穆公時。晉滅赤
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安
成劉氏曰。上篇黎侯臣子。有勸歸之詞。此時黎之宗社

狄未滅也。豈其後黎再復國。至衛穆公時。方爲赤狄所
滅。與此詩雖未見其必作於衛宣之時。亦未必作於衛
穆時也。今按劉氏說得之。蓋衛凱風以下時世從闕。說
已見前。但此篇既文宜公詩新臺乘舟之篇。云穆公時
詩者固非義也。

考槃

序說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今按安
成劉氏曰。朱子集傳以此詩賢者自作。與序意亦微不
合。今從朱子。詳見本傳。

北風

序說、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朱子曰。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今解並從朱子。詳見本傳。

靜女

序說、刺時也。毛傳、鄭氏箋、大意謂陳靜女之德以刺時。朱子集傳、此淫奔期會之詩也。今按詩首章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二章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三章曰、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天下豈有貞靜守禮之女子、而肯俟

人於城隅且以物相贈遺使人說懌其美如此者乎曰靜女者亦其人私相愛慕之辭耳朱子不從序說作淫奔之詩得其義矣

右篇上

桑中

序說刺奔也朱子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以爲刺奔誤矣今按此篇說已見前總挑

朱子辨說詩鄭衛之樂與桑間濮上之音云鄭者猶衣以下二十一篇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桑間桑中

一竊愚按聲詩之義先儒嘗論之。升庵楊氏嘗辨淫聲淫詩之義謂聲之差而失節者爲淫聲言淫于男女之私者爲淫詩蓋聲以音節言詩以文辭言鄭衛詩如柏舟淇澳羔裘女曰雞鳴之類其辭本未嘗淫然以鄭衛人歌之則其聲亦淫近世梨園歌曲辭不皆淫而其聲則淫其[illegible][illegible]也此其病在音節而不在文辭故夫子欲放而絕之非謂并其詩放之也但聲音之道與人心風俗相表裏人心風俗既淫則其聲與詩必多出於淫者故唯鄭聲最淫亦惟鄭國淫詩最多耳以此推之所謂鄭衛之樂者恐亦非

但指此數十篇詩辭而言。至于桑間濮上。說傳商紂靡靡之樂。見禮記鄭氏註。則固非桑中一篇之謂。其說已有徵驗矣

定之方中

詩三章曰。匪直也人。毛傳曰。非徒庸君。朱子集傳。非獨此人云云。按此則直字當作但義解矣。故特補之。

干旄

周禮九旗。無旄名。首章干旄。蓋即謂旗旌干首之旄。祇但此衛大夫乘車見賢。旗旌並建。義未有考。今按周禮

司常云。國大閲。州里建旟。會同賓客如之。註云。州里。鄉遂之官。州長中大夫。里宰下士。大司馬仲秋治兵又云。百官載旟以此推之。凡天子之百官卿大夫士。大閲治兵會同賓客並得載旟。則諸侯之大夫見賓客時。或亦當載旟矣。孔氏穎達光周禮州里建旟之說。疑諸侯之州長里宰皆士官。恐此爲所云。非大夫所建。然孫明復說。建旟非一官。又遂文不具。未可詳考。好學者當會通其義。不可偏執也。孟子曰。招大夫以旌。大夫既招以旌。或亦當建旌矣。經文殘闕。姑依詩義存其說。以備一端。或又謂首章于旄。末章于旌。皆謂旗也。旗上有旌旄。朱氏傳書說見本傳。鄭氏禮記註亦云。旌旄之屬。則凡旗設旌者。皆謂之旌。書亦旗

之遺名耳。第三句首章云紕，末章云祝，皆謂組也。篇中文義一例，皆互文耳。此大夫見賢時，但建旟而不建旌，說亦可通，宜並存之。

右衛中

考槃

序說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朱子曰：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詩文未有見樂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為刺莊公矣。序蓋失之。今按篇中未有刺其君意，朱子辨說信矣。蓋此詩時世闕之，詳

詩次問。

詩二章曰考槃在阿。碩人之薖。朱子集傳薖義未詳今按薖韓詩作過美貌近日廖氏百子疑過義非是然說見註疏陸德明釋文或亦可從文與阿義略有關應。故附存之。

氓

序說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朱子曰此非刺

詩宜公未有考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今按此篇朱子辨說明白傳解亦極精切今詳本傳但序必爲此幽說者亦以此等詩辭其人旣可醜鄙其事又甚猥褻聖人乃不删而著之於經故曰刺時曰美反正使之道理正大然有關係以附會聖經垂訓之旨耳然其害義爲已大矣說見前總辨

竹竿

序說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朱子曰未見不見答之意集傳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

而不可得故作此詩今按此篇從朱子傳解詳見本傳

或謂婦人以夫家爲歸衛女旣嫁異國而反思歸之樂蓋不得其所故也此雖不言其夫之不見答而其情可知平谷嚴氏說然依此解則凡衛女思歸者皆不得於其夫者矣前泉水篇序說何以不及此乎此皆後儒曲從小序之過不足取也

芄蘭

序說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朱子曰此詩不可考當闕今按惠公雖幼亦一國之君詩人何得以童子

呼之美其爲惡甚矣朱子斷其說是也但集傳義爲長

万氏應龍云此詩與甫田之刺相似故采其意而補之

詳見本傳

有狐

序說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朱子集傳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云云今按序意謂國人作此詩刺時朱子云寡婦自作其說不同今從朱子辯見前氓篇

木瓜

序說美齊桓公也。朱子集傳疑亦男女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今按春秋傳稱齊桓封衛楚邱之事，其功大矣。今詩但以木瓜之投比之，辭意豈相稱乎。安成劉氏論之詳矣。劉氏曰，齊桓封衛，以地再造之德也。今如序說，僅比於草木之實，而衛人之報者亦不見，乃遠自擬以重寶，尚爲知恩也哉。序說非詩意矣。又如序說，此篇即當與前定之方中、載馳諸篇同次，乃分卷隔絕，不相聯屬，義無取耳。近代學者旁搜曲引，必欲強而從之，謬也。涇野呂氏引左傳及孔叢子云，晉韓起聘衛。孔圉文子賦淇澳，起答以此詩，是亦以德報德也。孔子亦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豈特男女贈答之辭哉。左傳云云，附見後引詩錄。孔叢傳說辨同前柏舟篇。或者又疑篇中不見

男女之意欲已作尋常贈報之辭詩意益無著落矣慶源

輔氏說雙湖胡氏又據王氏詩考云貢盈謂木瓜下報上也此蓋本於三家之論其失與輔氏略同故今從朱子傳係此篇於前篇有狐詩章片之後斷以衛風移于淫詩之義朱子傳解益信詩見詩次同

右衛下

王

先儒謂王風不入雅亦其體有辨如東萊呂氏華谷嚴氏說分別頌風二雅昔以詩之體格辨之愚意其說不盡然蓋雅詩之正者如大雅文王大明緜以下小雅鹿鳴楚茨以下信與國風不同體

矣。他如小雅剌宣幽詩所父黃鳥我行其野谷風無將大車之屬，頗與國風體格相類，而小雅末三篇，尤爲近風。假如取此等詩，雜之國風中，其體果有辨乎，抑無辨乎。蓋雅有盛衰，衰則變而近於風。又衰則降同於風。此升降自然之理，固當日事勢遞流使然耳。王雅分別義只此已明。商周頌體簡質，而魯頌有異，亦衰世之意也。然則王雅之分，當以其義爲辨，豈但屑屑於體製異同之間哉。先儒又謂風雅音節有辨，故王自爲王，雅自爲雅。如夾漈鄭氏分別三百篇，專主聲音爲言，說見後小雅。今按雅樂之傳，其亡已久，但以

其義考之謂之有辨者亦據其正（正風 正雅）者言之耳若變雅多衰世刺譏之辭當時作者固未敢顯布於人後世周室子孫亦必無有用其詩於朝會燕饗樂歌以彰先王之惡者其衰世國風亦然（說並已見 詩大問）夫其詩既非樂章所用果何從辨其音節之異同乎即謂篇皆可歌然非樂章所用固當以其義為重而聲音之道為輕矣況雅詩內近風者（說見上）安知其音節不亦近於風乎愿謂聲音之說祇居一端亦未可以辨王雅分別之大義也或又謂雅詩多朝會燕饗樂章及公卿大臣規諫獻納

之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製音節。與列國之風同也。淯宣陳氏說。今按朱子語類亦云。雅爲士大夫所作。風多出於在下之人。但考雅詩變者。所文已下。其爲在下人所作。亦間有之。如黃鳥我行其野之類。固不盡出於公卿大夫也。國風亦多卿大夫之作。如緇衣作於鄭公。鄭公子素作清人。周南關雎。或曰畢公作。王風黍離。亦作于周大夫。此條說亦未足以明王雅分別之義也。

或又謂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返魯正樂。雅須得所。則降

王於國風非孔子也。王氏伯厚說。今按周衰天子之權下移故孔子以前錄詩者或以王國之風與諸侯並稱王降國風非必自孔子始也說已詳詩考問左氏季札觀樂篇辨見後引詩錄

君子于役

序說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孔氏疏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也朱子曰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今按詩曰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玩此節意乃宛然

室家念其君子之情云。僚友則失之。朱子辨說是也。但

朱子此云國人行役。集傳又曰。大夫久役於外。云云。二

者不同。今從集傳義。

君子陽陽

序說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鄭

氏箋。君子祿仕在樂官。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

樂官也。朱子集傳。此篇疑亦前篇婦人所作。又云。或曰。

序說亦通。宜更詳之。今按此篇詩意。猶衞風簡兮也。序

說鄭氏箋解明白清切。又以前後篇聖人編次之義合

之當以朱子集傳後說爲正詳見詩大序及本傳

中谷有蓷

詩二章曰遇人之不淑矣毛傳君子於已不善也今從

毛傳義說見本傳

兎爰

序說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

君子不樂其生焉朱子曰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

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

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

見此詩之爲是而作也今按此篇時世闕之詳詩次問又其詩曰逢此百罹逢此百憂逢此百凶恐亦非但指王師傷敗一事言也今解詳本傳

葛藟

序說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朱子曰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集傳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今按詩意朱子傳解明白淸切舊說不足據也

采葛

序誤解說也。毛鄭氏舊解，謂人臣以出使憂讒。采葛喻人臣小事出使。采蕭喻大事出使。采艾喻急事出使。皆支離穿鑿之論，不通甚矣。朱子曰，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麥采葑相似，其辭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今按朱子本篇傳解，既明白瀞切，復辨以前後篇之意曰，其篇與大車相屬云云。此所謂以聖人編次之義，而斷本篇詩意者，其說不可易也。

黃氏東發曰，詩傳折衷載晦菴新說，以采葛比聽讒。晉風采苓之詩，亦以比聽讒。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矣。愚考采苓刺聽讒，詩中明言及之，與此篇不同。折

衷云云蓋朱子未定之舊解未可據以駁傳義也至

小序近出漢代先儒固嘗言之說見前辨後世學者乃以

易序爲反古則又拘泥不通之論耳

大車

序說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

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朱子曰非刺大夫之詩乃畏

大夫之詩集傳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

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今按序說云陳古刺今豈謂

衰世卽不當有此賢大夫耶說大拘而無理矣朱子辨

詩已明。今齋變集傳說爲正。

邱中有麻

序說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朱子曰。此亦淫奔者之辭。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今按詩曰。將其來施施。將其來食。所謂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者。朱子說不可易也。

王云其篇上屬大車。說已見上。愚詩大解曰。中谷有蓷。葛藟。皆國人自傷離散之詩。乃兔爰一篇次其閒。雖有閔亂之君子。亦無如之何矣。采葛。邱中有麻。皆淫奔之詩。乃大車一篇次其閒。雖有善止奔之大夫而不能化。亦無如之何矣。以此數篇詩次之義。與之朱子集解益信。

詩首章曰彼留子嗟。二章曰彼留子國。毛傳留氏子嗟字。又曰子國子嗟父。黃氏東發曰。古以留為氏。或以為滯留之留。合兩存之。以俟知者。今按毛傳說無考。但據本篇詩意。依朱子作滯留之留。於理為勝。蓋以留為氏。或別子嗟彼留子國二語。但目其人而絕無他義。下文又重言之。豈成文理耶。且上兩章子嗟子國。並舉姓字。末章曰彼留之子。又雖言[illegible]不及字。語意皆不類。舊解不足取也。